

# 撥開香港太空油毒霧，那些迷惘又孤獨的青少年臉孔

「毒品你去處理，那空虛你為什麼不處理？」



Etomidate

21

編按：青春時而無敵、時而殘酷，香港青少年是怎樣成長過來的？人生的第二個十年，來自不同背景的他們與家庭、學制、親密關係、虛擬網絡和社交平台互動，在迷惘中建構自己，或者失去自己。政府設計青年發展藍圖時說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，但要怎樣才能真正看見青年的具體臉孔？端傳媒推出「混沌少年事」專題系列，以特寫及數據報導嘗試勾勒香港少年心事。

去年9月，Chloe 在兼職女友（PTGF）工作的 3P 聚會中，向人借了一口「太空油」電子煙。這跟她吸食過的大麻和香煙不同，「很空，好像突然間只剩下自己一個，然後很暈。」她很喜歡醉酒般的暈眩，「沉醉在當刻的感覺，不會想發生什麼事，平時有什麼煩惱。」癮頭漸大後，她在社交媒體上以「太空油」和「太空」等關鍵詞找到賣家。

太空油是指混入了鎮靜麻醉劑「依托咪酯」（Etomidate）的煙油，以電子煙吸食。依托咪酯藥效快而短暫，通常用於手術初始階段，濫用會導致失憶、抽搐、四肢乏力等。有指賣家以「飄浮太空」的快感作招徠，將毒品命名作太空油，在大陸和台灣則流傳「上頭電子煙」和「喪屍煙彈」的俗稱。

短短幾年間，太空油在中港台急速冒起，在香港甚至超越了大麻和可卡因，一躍成為21歲以下青少年現今最常吸食的毒品，當中最年輕的吸食者僅12歲。2023年至2025年5月底，香港共錄得493宗吸食太空油個案，當中7成是21歲以下青少年，2023至2024年能看見明顯的升幅。

最近一星期內有兩宗青年懷疑吸食太空油致死事件，7月24日，香港有一名16歲少年於家中昏迷，送院後證實死亡。近日，港府嘗試打擊青少年吸食太空油，有立法會議員稱「太空油」名稱「浪漫」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則建議改名為「喪屍油」，現時再正名為「太空油毒品」。

在游走太空和變為喪屍之間，吸食太空油的青少年，有更多的故事想要講。透過訪問3位曾經吸食太空油的年輕人、社工、藥理及藥劑學系專家，我們嘗試解構太空油的成份、在中港台的流行及禁止狀況，更重要的是挖掘吸毒背後的情感需要，牽扯出缺乏家庭關愛、親密關係、經濟階級、疫情影響、成功定義等等多重議題。

他們都說，要解決毒品問題，首先要真正看見這些年輕人。



Chloe

/

## 壞習慣是一種情感舒緩

“Chloe 說太空油是麻醉和斷片、性是身體上的抒發、剃手是釋放壓力——她拍拍心臟的位置，「提醒我這裡痛多一點。」

「我不是全世界的焦點，不可以全部人（焦點）集中在我身上，大家都有自己忙的事。」Chloe 笑起來有很深的梨渦，但在人前抑或家中，她都習慣藏起鬱結。

20 歲的 Chloe 出生於小康之家，有兩個妹妹，家中沒有男丁，成績最好的 Chloe 便成為母親的希望，「麻麻那邊沒有人讀大學，所以一定要讀給她看。」

小學時，她上補習班、游泳班和鋼琴班，媽媽會打不做功課的 Chloe，又在睡前給她出數學題。她小學成績名列前茅，考進了 Band 1 中學，也只可跟母親認可的朋友外出。而爸爸患抑鬱多年，性格柔和，有時應妻子要求責備女兒幾句。父母開店全年無休，Chloe 不想打擾，家人間的話變少。

被關注的渴望失落，她將重心轉移至戀愛。中四時，她的初戀男友試圖性侵她，之後她在 Instagram 認識一位師兄並交往，Chloe 因到他家過夜而跟家人起衝突。她不想再被管住，「想自己控制自己。」但男友有暴力傾向，在她提分手時亂踢東西，又挑撥她和家人的關係。每次，她很快就會跟對方和好。

自知關係有毒，但 Chloe 離不開，有時關係不順，她會剃手。「我覺得不會再找到像他那麼好的人。」她覺得自己很差，「當時我有寫日記，我說自己又樣衰、又肥、又矮，成績又不好，又對不起家人，不是他們心目中的乖女。」拍拖有人陪伴，以及母親拒絕給予的親密接觸——「行街拖手、繞著手都不可以。我挽著，她就縮回去。」

2022 年，Chloe 確診抑鬱症。那時她是同學傾訴煩惱的樹洞，又正值疫情，沒留心聽網課，再加上為關係煩擾，成績一落千丈，媽媽因而大哭一場。家人開始時刻留意她的行蹤，「但是我不習慣，我覺得更加有壓力。」



Chloe

/

患上抑鬱症像被烏雲籠罩，她對什麼都提不起勁。2024年，Chloe 跟 Tinder 上的性伴說她想死，性伴問她還喜歡做什麼，Chloe 回答性。於是，她開始在 Telegram 的兼職女友群組上招客人賺錢，「如果我之後真的受不了，死了的話，那我也有一筆錢留給他們（家人）。」

不好的習慣都是舒緩抑鬱的方法。Chloe 說太空油是麻醉和斷片、性是身體上的抒發、剃手是釋放壓力——她拍拍心臟的位置，「提醒我這裡痛多一點。」

她上年原要應考 DSE，但她沒有溫習，也沒有出席公開試。她在家中鎖起房門吸食太空油，家人看到 Chloe 震顫，發現她吸毒。她後來索性租住不同酒店吸食，同時招待客人，餓了便到便利店買杯麵和飯糰。「吃到睡醒，睡醒就立刻吃，再吃到退房。」

Chloe 自知吸食時危險，所以盡量留在床上，又把電話放在雪櫃內，以免斷片時聯絡別人，令事情曝光，但有次還是在街上跌倒受傷。有時，煙油滲在她的嘴角，她說那甜精很黏、味道不自然，使她噁心要漱口。



## 依托咪酯的興起與流轉

吸食太空油前，Chloe 因為好奇，曾跟隨性伴首次吸食大麻。她說，大麻令腦袋狂想，但太空油是純粹「wing」（𠵼，意即暈眩）的感覺，「它不是很爽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還是想回頭吃。」

太空油和其他毒品有什麼分別？千禧年初，50歲的前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伍家順剛剛入行，當時鴉片類藥物「白粉」海洛英在香港開始衰落，隨之是玩樂世代，吸毒者有在職在學、沒有社團背景的年轻人。他們在 Disco 一心想玩，投向氯胺酮「K仔」和 MDMA「搖頭丸」，停止服用這類危害精神毒品後的生理不適未如白粉般顯著，可間歇使用，但會產生心癮和損害身體。

他認為從那時開始，吸毒變得普及化、年輕化和隱蔽化。他又指，2010年後都市人繁忙，令強力興奮劑、甲基安非他命「冰毒」當道，用作提升精力和使人轉移集中力，逃避煩惱，吸食者中不乏工時長、需體力勞動的地盤工人和司機。

2020年，新興毒品上場，包括被標榜為天然的大麻和可卡因，以及看似無害的太空油。它們不需用冰壺，也不像「K仔」會縮小膀胱。伍家順指出，這些新興毒品的藥效揮發機制不同，但都能使人放鬆：大麻讓人發笑和懶惰、可卡因令人「欣快地專注」、太空油如醉酒斷片，「不用想東西，也是另一種放鬆。」



“越重覆做，效果越快，反饋越快，腦越容易學會『這會令我快樂』。”

—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講師梁碩鳴

「（依托咪酯）更加容易上癮，毒品效果越短，就越容易上癮。」香港大學藥理及藥劑學系講師梁碩鳴說。鎮靜安眠藥最快15分鐘至半小時見效、藥效維持4至6個小時，依托咪酯來去都快，令人不斷使用以維持效果，「越重覆做，效果越快，反饋越快，腦越容易學會『這會令我快樂』。」

藥理上，梁碩鳴指依托咪酯跟酒精和鎮靜安眠藥的機制相似，透過增加 GABA（ $\gamma$ -氨基丁酸）抑制神經興奮的效果，令人進入放鬆狀態，類似的毒品有同為鎮靜劑的「白瓜子」、「藍精靈」和「五仔」。

他說，所有毒品都會上癮，影響多巴胺的分泌，令人對生活失去動力，將金錢和精力花在毒品上。短期吸食依托咪酯會使人神志不清、頭暈、肌肉抽搐；大劑量會令血壓驟降，出現腦癱和思覺失調；長期吸食會影響壓力荷爾蒙，導致腦霧——當有感染和創傷時，更會引致休克和死亡。

梁碩鳴又指依托咪酯會減少身體的鉀含量，曾有個案在吸食太空油數月後雙腳突然無法走動。另外也會使人過於放鬆，或會引發暴力行為，他指曾有男女一同吸食的個案，女方遭對方性侵。

「從腦神經的角度來說，任何的上癮，除了說朋輩壓力、好奇心之外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壓力的反應。任何毒品的興起，都反映著用毒品的人背後有壓力的問題。」他說。

根據梁碩鳴的觀察，依托咪酯的興起可追溯至2011年，當時韓國禁用性質相似的短效麻醉劑「異丙酚」（Propofol），使愈來愈多人轉用依托咪酯。韓國直到2020年才再作規管，而太空油已流入中國和香港等亞洲地區。

在大陸，2021年和2022年的《中國毒情形勢報告》已提及依托咪酯，報告指出由於官方加大打擊毒品，推高價格，令人轉向當時未列管的依托咪酯。2023年10月1日，大陸將依托咪酯列管為毒品。而在台灣，太空油自2023年起在年輕人間迅速流行，並引發多宗毒駕事件，導致兩位警員死亡。行政院在2024年11月將依托咪酯列為第二級毒品。



2025 2 14

500

/

在香港，早在2024年初，伍家順已從老師口中聽聞有學生從淘寶購買太空油，「純粹一種玩意，好像淘吹波膠回來玩。」他們受多巧的味道和款式誤導，以為不是吸毒，學校容許他們攜帶回校，家長亦掉以輕心。

直到該年八九月，政府轉趨緊張，禁毒廣告湧現，但已出現小學生吸食報告，而長期的吸食者也上癮，伍家順認為：「到這個時候已經很遲了。」

依托咪酯以往為第一部毒藥，非法供應或使用僅可判處監禁2年和罰款10萬元。直至2025年2月14日，港府刊憲立法管制，將依托咪酯和三種類似化學物列為危險藥物（毒品），並在7月8日再次刊憲將依托咪酯的所有類似物，以及其他六種物質全列為毒品。法例下，販賣毒品可被判處終身監禁和最高罰款500萬港元；管有及服用的最高刑罰為判監禁7年及罰款100萬元。

首次刊憲後截至今年3月27日，有157人因太空油案件被拘捕，當中37人為21歲以下人士，學生佔16人。而截至5月底，共有405人因為太空油案件被拘捕，其中153人涉及販運危險藥物。

海關關長陳子達在2025年初表示，有人透過貨運渠道運毒，由印度入口貨物佔多。而據《信報》在今年3月報導，有香港拆家向印度藥廠取得太空油煙彈，供貨給下線買家，估計牟利逾30倍。另一方面刊憲至今，據統計海關在大陸、香港和澳門跨境口岸揭發至少8宗太空油案件。

去年11月，官方指香港至少有3宗疑似因太空油導致死亡的事件。今年7月20日，一名17歲巴基斯坦裔、有抑鬱症病史的少年昏迷於家中，送院後證實死亡，他的單位內有太空油煙彈的電子煙，以及懷疑為大麻及冰毒的毒品，初步調查指其死因跟精神科藥物和危險藥物混合引起。



## 陷入惡性循環，如何抽身？

“它不是讓你放鬆，只是那一刻失去了記憶。”

—20歲的依嵐（化名）

其實不少吸食者並非對太空油所引致的後遺症一無所知，但從吸毒的循環中抽身並不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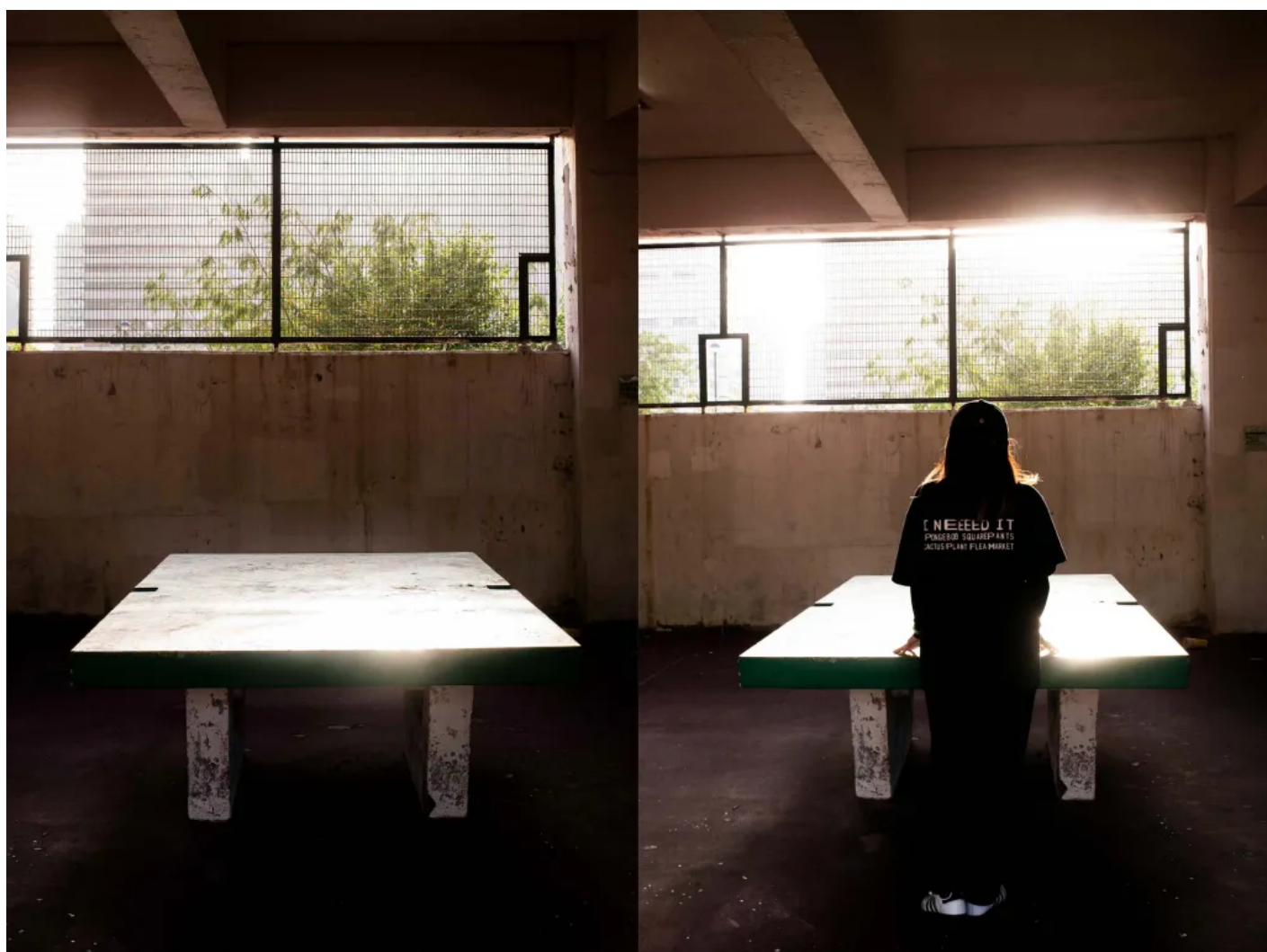
20歲的依嵐喜歡黑色的 Kuromi，因為她重情義，對 Melody 很好，卻被欺負，有點像自己。依嵐小時和街童結伴，後來隨三合會的男友吸食和販賣可卡因，太空油是後來才接觸的。她說這圈子的人有心計，「想騙你的錢，騙你的可樂（可卡因）」。

這天下午，依嵐回到以往流連的大埔公共屋邨，巴士經過她的中學，她納悶道：「想返學」。2020年，她留級讀畢中二後，自覺沒心機讀書，便輟學了。

吸毒是一連串連鎖效應的結果，依嵐的故事要由在她小時離異的父母說起。他們是大陸人，父親酗酒家暴，母親在分開後在香港找到侍應工作，留下她在大陸跟隨父親。父親工作很忙，她和弟弟由嫲嫲照顧，但嫲嫲重男輕女，兩姊妹一大清早吃早餐跨境上學，弟弟總比她多一隻雞蛋；爸爸打他們時，嫲嫲只會阻止打弟弟。

依嵐把差異都看在眼內。12歲時，她在大陸被街童搭訕，跟他們吸煙、飲酒、打架和濫用感冒藥。他們給她買奶茶、為她訂房過夜，依嵐覺得他們像家人。爸爸發現她學壞後，把她送到香港跟母親住，沒收了她的回鄉證。換了地方，同樣的事繼續發生——母親早出晚歸，依嵐就讀 Band 3 中學，認識了另一班街童。

穿過商場來到天台公園，有數張混凝土造的乒乓球桌，石屎牆發黃，透出被蓋掉的塗鴉，角落遺下煙頭和飲料杯。中一放學後，依嵐在這裡煲煙煲酒，也試過參與圍毆。「家裡被爸爸打得多，原來打人的感覺是這樣的，很爽很型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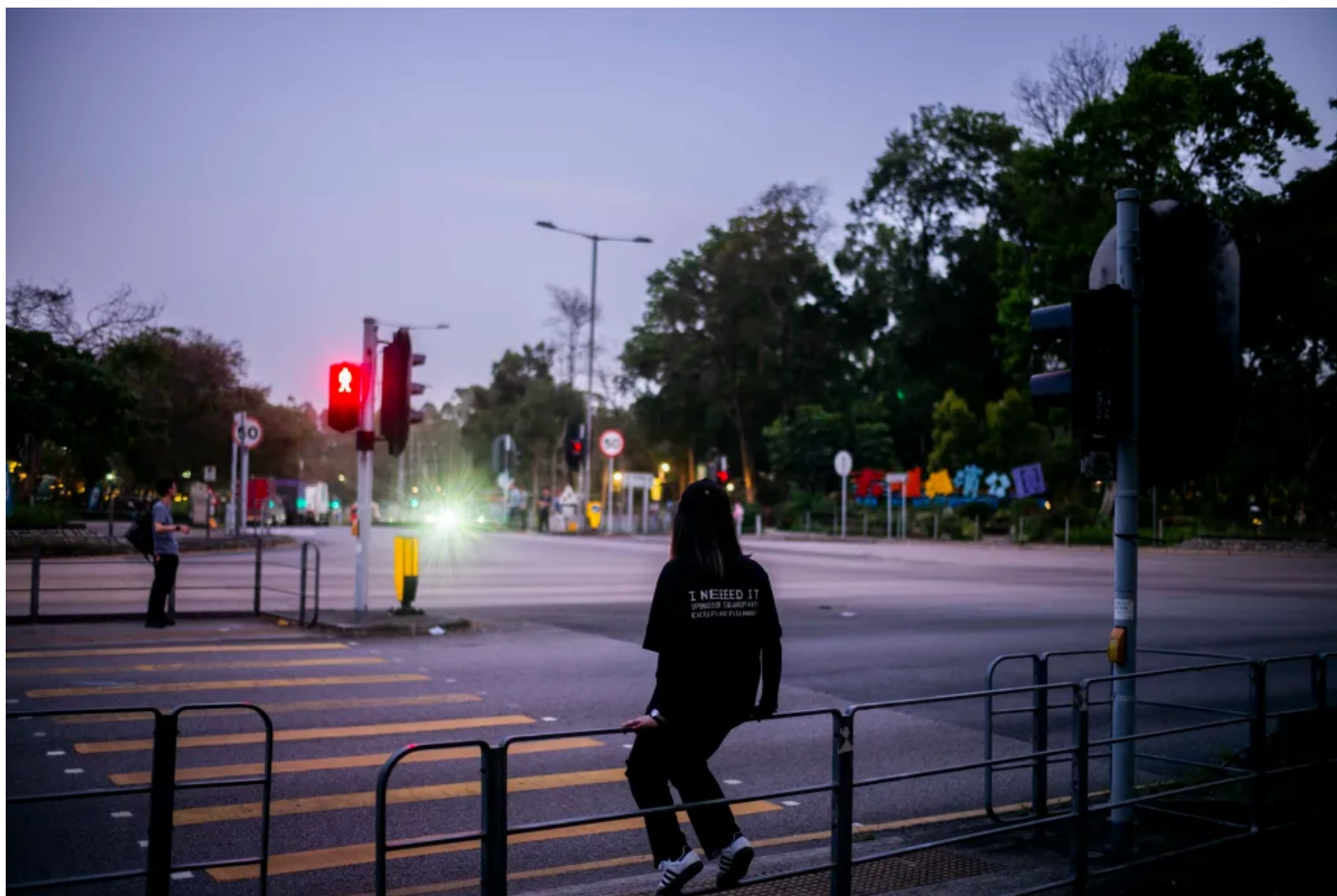
同一處地方，她亦被人打過。那時她跟師兄交往，師姐要教訓她，愛面子的她不求饒，捱了拳頭和掌摑，被踢倒在地上。她開始拉關係認識黑社會，源於想報仇，「一定要做大家姐，一定要讓這幫人感受一下那種滋味。」

2021年尾，一位認識黑社會的朋友帶依嵐到工業大廈的私竇（無牌酒吧），她看到有人在抽可卡因煙，先是拒絕，但看到他們交頭接耳，不想被他們嘲笑，便抽兩三支。她後來跟當晚認識的一位男生拍拖，發現他也吸食可卡因，會在家中儲貨和「搓煙」（將可卡因粉末捲入煙）賣給客人。

他們一起吸毒。依嵐擔心，不跟著男友吸毒會影響兩人之間的關係。她說男生背後有位黑社會大佬，「我不想離開他，他可以保護我。」後來分手，她開始自己賣可卡因和「陪食」——即與客人約在酒店房間，即場搓煙，陪同吸毒。有位中年客人跟依嵐很投契，成為她的販毒搭檔和「以毒品關係維繫關係」的男友。

至於太空油，依嵐在2023年玩手遊，線上認識一位廣東男生，兩人在大陸碰面，他提議她吃上頭電子煙。「第一口沒什麼感覺，然後他叫我試多兩三口，連續 chur。有點暈，有點飄，然後就開始追了。」一兩個月後，她在香港的「魚檔」（非法經營的賭檔）聽到香港有太空油，便開始吸食。

她說，可卡因令人沉重，能專注且有意識做事，例如她會打老虎機；而太空油是斷片，「它不是讓你放鬆，只是那一刻失去了記憶。」她說還是較喜歡可卡因，但太空油當時未被立法列作毒品，方便外出攜帶，「商場、的士、巴士、行在街上都敢吃。」她試過跌倒在巴士站，也試過跟朋友接吻，但醒後沒有記憶，斷片和暈倒維持幾分鐘而已，「會繼續想吃。」



“這麼好的年紀已經變成這樣，不如食死佢吧。一煩的時候就吃，吃完就不用煩，過後就繼續吃，不停地去追。想回頭，但是已經回不了頭。

—依嵐（化名）

吃太多可卡因、沒有感覺時，依嵐便吸太空油，一天最多可以吃七、八顆。後來她知道有人吃太空油導致下半身癱瘓，便轉抽更多的可卡因，不眠不休，每天吸25至30克，也曾在街上被警方搜出可卡因。她試過抽身，但停藥令她昏睡。

「死了，我這樣下去怎辦。」她說，「陷入了那個惡性循環裏面。差佬上來我家找我，我媽叫我快點回警署，我覺得自己是通緝犯。學又無得返、家人關係又破裂了，又覺得自己放𨵿（懶散、自暴自棄），沒用了，毒癮又大。」

「唉，算了，這麼好的年紀已經變成這樣，不如食死佢吧。一煩的時候就吃，吃完就不用煩，過後就繼續吃，不停地去追。想回頭，但是已經回不了頭。」

2024年初，搭檔被捕，依嵐家的門鐘不斷響，她點著可卡因煙開門，迎面是軍裝警員。她頓了頓，逃不了，「遲早要還。」

## 關心年輕人，「太空油只是引子」

“（若然只著眼於禁止太空油，）要不年輕人愈來愈藏起一個人吃，要不然就算沒有太空油，始終會有另一種毒品出現。

—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外展隊社工陳智森

「Meaning of drugs——每種毒品背後都有意思……年輕人選擇去吃那種毒品，都一定有原因。」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外展隊社工陳智森舉例說，可卡因似是「紅色鍵」，「覺得自己有能力」，他有個案因為在家中感到沒自信而吸食；至於太空油是一片空白，暫且將煩惱拋開。

陳智森指吸食太空油背後有家庭、感情和學業問題，但也不止於個人困境，還有社會結構、環境和社區的問題。他提起一個未完成中三學歷的年輕人苦惱於升學方法，也發現跨境家庭的子女正面對跟家人分開居住、隔代照顧的問題。



他認為太空油是問題，也是發問的契機。「大家要留意他們背後面對的不同的處境，無論是個人、家庭，又或是再宏大點的社會結構。太空油只是一個引子。」

香港年輕人的吸毒數字正在節節上升。保安局禁毒處文件顯示，21歲以下呈報吸毒者數字曾經大跌，由2014年的829人，逐年降至2019年494人的低位。直到2020年，人數飆升至約6百人，並於2021年達至889人的近年高峰。2022年、2023年的呈報個案略回落至六七百人，而2024年共有720宗21歲以下吸毒者個案。

入行逾20年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少年外展服務協調幹事岑慧儀也認為，年輕人吸毒的原因複雜，「我們要發掘背後有什麼需要，然後幫他找回對應毒品帶給他的情感需要，才看到能怎樣走出困境。」

她說，吸毒人士通常在身體出現問題或被捕，才會想戒毒，但遇到挫折時，他們會再吸毒，「這個歷程是一個無限 loop。」而最難的是維持和鞏固戒毒的決心，他們要找回夢想跟興趣，增加自信心，又要建立起家人的支持系統。

**「時下的年輕人，很需要被明白、被看見，以及被理解。我不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特別麻煩，特別難搞。」**

—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少年外展服務協調幹事岑慧儀

陳智森憂慮各界若然只著眼於禁止太空油，「要不年輕人愈來愈藏起一個人吃，要不然就算沒有太空油，始終會有另一種毒品出現。」他提起一位社工前輩說過，吸毒源於空虛，「毒品你去處理，那空虛你為什麼不處理？」

他說各單位有介入處理學生的精神健康，例如教育局與衛生署鼓勵學校將「正面思維」等元素納入課程。不過他認為這類的活動強調正向，「如果整個社會氣候都不斷講希望，他們會覺得失望是不能提及、不容許出現的。」時間一久，遭抑壓的感受會以不同方式呈現：離開主流體制、自殘、自殺，而太空油也是方法之一。

反之他認為，接納失敗，才能搭建情緒的出口。「表達感受，一個人梳理好，才能向前走，希望才會來。」



「時下的年輕人，很需要被明白、被看見，以及被理解。」岑慧儀說，「我不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特別麻煩，特別難搞。」她認為毒品問題一直存在，但網絡增加了曝光，令太空油受到關注。她覺得新一代有很多掙扎和迷惘，也很有想法，但不知如何傾訴和表達。

處於後疫情的年代，社會趕著復常，留下許多後遺。陳智森指，這包括學生在課網時缺乏社交、戴口罩導致容貌焦慮；同時他們更依賴網絡，比較的對象是「整個世界」，引發焦慮。他又說，在 AI 盛行、大學學位貶值的世代，成功方程式不再，年輕人已不滿足於工作和物質上，而是有更多的追求。

他提起網上有關 Gen Z (Z世代, Generation Z) 的討論，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他們用 WhatsApp 訊息辭職，「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有這種生活模式？」他問，「我們還能不能用舊時那套，去理解今時今日的年輕人？」

“以前踏單車跌倒了，有人看著去扶你，但是現在跌得怎樣、錯成怎樣、資訊有多麼荒謬，都沒有人看顧到他們。

—前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伍家順

同樣身為社工，伍家順提到正於外國留學的女兒時苦笑：「她的 IG 我都入不了去。」她的 IG 轉為私人帳戶，是她的秘密世界，他沒有要求開放帳戶，覺得這樣請求很老土，而且沒需要：「不如每天花多點時間跟她聊天更好。她不 block 我 IG，都可以不告訴我其他事情。」

他認為，家庭和學校是對青少年最重要的環境：家庭若有管教問題、不懂與子女溝通；老師因為行政工作等分身不暇，或校方只著重成績，無法對接孩子的需要，便會出現「社會解體」(Social disorganisation)。更危險的是，身處瞬息萬變的年代，青少年在缺乏身邊人支援時，更容易受不良資訊影響。

「我們沒有辦法再好像以前，在時間和空間上 pay attention 去看青少年怎樣成長。以前踏單車跌倒了，有人看著去扶你，但是現在跌得怎樣、錯成怎樣、資訊有多麼荒謬，都沒有人看顧到他們。」伍家順說。

近日，他的女兒跟他說自己曾被邀請吸毒，但她覺得不值得而拒絕了。伍家順認為，尊重青少年的私隱、正確引導、表達情感和溝通，是預防他們吸毒和偏差行為的要素。

“我們還能不能用舊時那套，去理解今時今日的年輕人？”

—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外展隊社工陳智森

## 事發後，最難是修補關係

「每一樣事情，飲酒、毒品，我都抱著嘗試的心態，但沒有想到後果這樣嚴重。」

—19歲的 Tom（化名）

最近，社工告訴正在戒毒的 Tom，家人不時透過社工打聽他去哪裡，又想為他找工作。這讓他想起，小時候練足球，家人常常陪他早上8時起床，又為他買兩三千元的球鞋。「他們很支持我做任何一件事。我小學三年級開始踢波，他們每場波都會來看，沒有一場缺席。」

現在，他最想跟家人說對不起。

---

Y2K千禧文化回歸潮：新的時代期許和不安中，他們想大膽做自己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---

高挑的 Tom 今年19歲，熱愛足球，曾經是港隊成員。他自中四輟學，白天打工，晚上練足球。「就算不讀書，我那時候有夢想。」他說，「但一出來玩之後就沒有夢想，為了賺錢、識朋友玩。」

轉折點發生在疫情期間。球場在限聚令下關閉數月，練習轉移到 Zoom 上，Tom 覺得對著鏡頭練球很無聊，便經常缺席。後來球場重開，教練沒讓他上場，「要我執頭執尾，我不喜歡這樣，就沒有踢波了。」現時他回想，「就是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」

夢想一擱便是幾年。疫情時，他沒什麼可以做，便跟街童踩單車，當中有一位是他從小到大的玩伴。兩三年前，那玩伴帶來其他朋友跟 Tom 飲酒，令他開始抽煙。2023年中，他在「私竇」的生日派對上先嘗試可卡因，另一次飲酒時，則有朋友遞上了太空油。

2024年2月，Tom 跟玩伴每星期飲酒和吸食太空油，「我小時候認識他，一起長大一起玩，所以覺得離不開這個人。」上年7月，玩伴因犯事入獄，他一度減少吸食。但之後，他向另一位飲酒認識的朋友取貨，當起賣家，一顆煙彈賺2百元。他也順勢吸食多了，「每次拿貨拿30粒，10粒是自己的，20粒賣出來。」

高峰期間，他一天抽四五顆，也試過在街上吸食。之後他合伙的朋友和批發人因為太空油被捕，貨源減少令價格飆高，他沒有再賣毒品，也吃少了。

**“ 有時天氣炎熱，走回家的一段路也讓 Tom 很疲累。累積的要白費，「對不起自己。（從前）努力了這麼久。」**

眼見身邊人入獄，Tom 也會想：「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呢？」今年初，家人看到電視上太空油的禁毒宣傳廣告，從他的煙彈和手震、走不動等徵狀看出兒子吸毒，對他大罵。他初時聽不入耳，也對外展社工隱瞞，後來才透露吸毒，並會見戒毒社工，「我想嘗試一下。」

他記得戒毒社工跟他說，有個案的機能嚴重受損，無法走動，而他還可以挽回。他說社工跟自己沒血緣關係，但想他戒毒的動力比自己的更大，觸動他想戒毒。但過程艱辛，不吃就睡不著覺，唯有看中醫解決失眠問題。

對 Tom 來說，他吸毒不牽涉家庭問題。不過原本跟家人要好的他在吸毒後變得暴躁，會無緣無故發脾氣。他自覺自己太貪玩，「每一樣事情，飲酒、毒品，我都抱著嘗試的心態，但沒有想到後果這樣嚴重。」

Tom 接受訪問時其實很緊張，他邊說邊喝紙包飲料，訪問完結時已喝過4包。但他想以自身經歷呼籲他人不要犯險，形容太空油是糖衣包裝的藥物——以煙機和煙彈為載體，抽出水果的味道，「一開始玩，你沒有上癮沒有依賴，但你食耐咗，就會玩返你轉頭。」

現在，他的足球夢已遙不可及。「體能根本做不到，因為吃煙又吸毒，肺活量不夠。打籃球不用到處跑，都可能打到，但一個球場跑這麼久，我真的做不到。」有時天氣炎熱，走回家的一段路也讓 Tom 很疲累。累積的要白費，「對不起自己。（從前）努力了這麼久。」

他嘗試回復正常生活，將圈子清空，剩下家人、女友、社工和閒時打球的朋友，最近在學修髮。

「太空油令我失去了很多，時間、金錢、關係，根本彌補不到的。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，但吃完那種開心不是真正的開心。」他說，「真正的開心是跟朋友吃飯、篤波，或者踢波，我也會很開心，就算我踢球輸了也會很開心。」

## 從太空回到地球

🗣️ 我很抱歉做不到你們心目中想要的女兒。

—Chloe（化名）

發現 Chloe 吸毒後，家人對她不瞅不睬。有次爭吵起來，她躲到房間吸毒和割手，被送進精神科。去年底，她交收煙彈後在街頭吸食，被警方以「管有第1部毒藥」拘捕，被判感化令。

直到現在，家人仍不理解她為何濫藥，她試過解釋，也說自己正在努力改變，爸媽回應她說上班也很辛苦，叫她「承受自己做過的事」。

「我很抱歉做不到你們心目中想要的女兒，」她想對父母說，「但是要一步一步來，我也在努力。我之前打破了大家對大家的信任，也知道不是一次半刻可以（修補）……但是慢慢來。」

Chloe 從前想當幼稚園老師，現在她可以應考 DSE，或先修讀職業訓練局的美容課程，有機會銜接至大學，但她未有想法。她說過得一天得一天，又覺得自己懶惰，會拖延學業。「我的人生寫成一本書，應該沒有人想讀。因為很悶，一直不是成功的人應該要有的生活。」她所指的「成功」，是上大學、上班、照顧父母、結婚。

---

香港青年學佛筆記：盡做之後放下，「佛也做不到，放過自己吧」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---

她最近交了新男友，「他會告訴我值得」，不讓她重吃大麻。雖然她仍會剃手和吸煙，但正學習表達內心的不快。

“我也想讓人知道，我現在過得很好。”

— 依嵐（化名）

依嵐被捕後被判感化令，曾入住福音戒毒所。上庭時，父母特登請假過來，對她揮手和握拳打氣，「他們很傻，看到我很開心，『我們支持你』。那一刻我覺得『嘩』，就原諒了。」更重要的是，她跟父親修補了關係。她踢保時，爸爸勸她自首，依嵐將前事全吐出來，爸爸跟她說對不起。「那一刻他才知道我因為這些事變壞。」（踢保：保釋後警方一直未起訴，被捕人拒絕繼續保釋。）

她想起，愛面子的性格是從父親而來，自小覺得父親有頭有臉，她也變得事事逞強。到現在，父親對別人說依嵐在香港讀大學，她很傷心，「唉，為什麼會這樣，弄到家人要說謊。」

最初，依嵐接觸黑社會是為了報復，但並沒有成事，「最後柒（傻）的是自己。」從前的仇家跟朋友各有去向，工作、開店和結婚，只有依嵐留在原地。她的 Instagram 有一張和街童的合照，各人身穿校服、垂頭在塗鴉前擺姿勢。有位女生移民到加拿大，把 IG 舊照刪走，換上跟新風景的合照，依嵐看得很羨慕，她仍未曾到外國旅行。

吸毒後，依嵐沒剩下幾個朋友，被捕時亦只想到家人保釋自己。「那麼要面的人沒有朋友，然後我會想結婚時沒有伴娘怎麼辦。」她仍在意他人的目光，最近在忙減肥，「因為夏天，所以想拍漂亮的照片。看到每個人 post IG 都很漂亮。我也想讓人知道，我現在過得很好。」她既焦急又無力，但最近會修讀化妝課程，為自己找出路。

天台公園勾起了她的很多回憶。依嵐略顯興奮地說，「他們坐在這裡，我就站在這裏，他就踹我一腳，我跌在這裡。」公園已不像以往般通宵開放，天未黑，保安走上來，趕走我們和依嵐。重遊舊地，她沒有傷心的感覺，依嵐收起笑容說，「都已經過去了。」

（尊重受訪者意願，Chloe、依嵐和 Tom 均為化名。）